

这本记录陈氏宗祠、莲山双林寺和天福宫建筑装饰的书能闻到庙宇的气味。



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艺术、设计与媒体学院副教授杨佩华，12年来出版七本精装书，包括记录本地已消失与凋零的传统手艺人，淡忘中的传统华族木偶戏，以及以竹卷印陈氏宗祠、莲山双林寺和天福宫的建筑的竹卷书等。

杨佩华选择以书籍记录老手工艺，因为她相信好的印刷品能留传千年。



林方伟 / 报道

叶振忠 / 摄影

这两本精装新书刚拿在手里时，还真不知从何读起。

一旦找到进入这两本书的“钥匙”，它丰盛和精致的内在世界缓缓不断地开启、浮现。

## 还原老手工艺的黄金年华

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艺术、设计与媒体学院副教授杨佩华（Jesvin Yeo）于2021年出版的《记忆的手工艺：新加坡传统手艺人》像一本无字天书，记者用手机电筒照射（或随书提供的粉笔涂抹）纸页，28个本地已消失或凋零的手工业才在光影之中浮现：门神雕刻师傅、大柱香师傅、棺材工匠、电影海报画匠、牌匾雕刻师傅、纸龙船师傅等，凸印在厚纸上，像深深刻在石头上的浮雕，读者则像潜进被遗忘的藏宝库的寻宝人，透过手电筒的光，还原一段段老手工艺的黄金年华。

杨佩华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，本地戏曲与木偶戏研究学者谢汶亨（Caroline Chia）合著，最近出版的《淡忘中的新加坡传统华族木偶戏》，更把本地的木偶历史、记载密密缝进陈旧的麻布袋书袋里。老旧书衣上的须眉、中文刺绣、翻印老剧本让人感觉宛若手拿着一只布袋木偶。将书衣剪开，好戏才开锣——书页间夹着画上不同木偶的纸张，将它们拉出来才看到木偶尺寸的记录。层次丰富的装帧设计重现本地木偶戏后台乱中有序的活力和生气。

## 好的印刷品能留传千年

过去12年，杨佩华出版七本精装书，一直用精致如手工艺的装帧设计，书写和记录本地凋零的传统手工艺。她说：“这些匠人、艺人都没有继承人，他们的专业就只有他们最后一代守着。”

她选择用书来记录老手工艺，因为她相信好的印刷品能留传千年。她在北京和东京亲眼看过千年历史的古老印刷品，宛如穿越时空来到她眼前。她说：“很震撼500或1000年后，它们的颜色还那么真实、鲜艳，实实在在地保存下来。数码的文档能保留多久，谁都不知道。因为软件不断更新，譬如我15、20年前的文档，现在都不能开了，如果没有以实体把它们保存，就什么都看不到。我想永远永远地记录这些行业和他们的故事，还有我们曾经拥有什么，这些都很重要，这些都是历史。新加坡有过什么，可能50年后就消失无存。我希望千年之后，年轻人也能看到前人做过的行业。如果有人真想继续做，他们可以从了解，兴起这个行业。”

她补充：“书籍装帧也开始成为一门式微的工艺。我用书来记录这些凋零的老行业，其实也在探索印刷业在数码时代还有哪些创新的可能，同时保留做书的手艺和智慧。”

## 追随装帧大师吕敬人

杨佩华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，主修平面设计。回国后在南洋艺术学院教书，结束来新授课的上海书籍装帧大师吕敬人。现在75岁的吕敬人被称为“中国书籍设计第一

# 以精致书留住传统



杨佩华出版精装书保存本地传统手工艺的记忆。



《记忆的手工艺：新加坡传统手艺人》没用墨汁，而以凸印方式呈现。

人”，所设计的书多次获选“世界最美的书”。他曾说过：“不要小看一本书，它含有的文字的力量、精神的力量，比物质的力量要大得多。”

她记得吕敬人走路时步伐轻盈，时而会跳着走，有年轻的灵魂。他的人、思想、创意激起她对做书的兴趣，从此追寻他的脚步，志同道合的两人彼此许诺要一直做好看、美丽的书，留传后世。

杨佩华形容，设计一本书为“设计一个系统，为读者导航指路，让他们轻易地游走图文之间。装帧艺术家更把书作为表现概念的媒介。这类的装帧设计突显独特性，所以读的时候也更有乐趣。”

## 开启读者的感官

杨佩华解释一本本书背后的创作理念，才让人深一层明白，她如何在阅读的旅程中，微妙地开启读者的感官。

《记忆的手工艺：新加坡传统手艺人》书内没用到一滴墨汁，记录28种本地传统工匠的图文都用凸印方式呈现，制造出宛如浮雕的效果。她指出，纸张的颜色透露老工艺的宿命，刚开始的牛皮纸代表行业朴实的草创期，纸张颜色渐渐变为金黄，象征行业到达巅峰的黄金期，颜色

随即转淡，直到苍白，点出无限唏嘘的“凋零”。

杨佩华第三本书大胆地用竹卷印陈氏宗祠、莲山双林寺和天福宫的建筑装饰含义，在2014年获颁红点传媒设计奖。225竹片串成的竹卷书，铺开有4.35米长。她说：“古时候，人们把重要的史料刻在竹上。我也把这三栋重要的福建建筑研究，刻在竹片上显示它们的重要。”

由于制作不易，她只限量出版40卷，每本售价588新元，售完就没了。

2015年出版的一套两本《消失的智慧与传统》由记载老手工艺的书裹着儿童绘本，像一位慈祥的老者“环抱”着下一代。她说：“这本书做得较长，对折起来，点出英文的folding，结业的意思。暴露的书脊摸起来很粗糙，可是对折过来的书口，却切得完美无瑕，要表现的是这些老匠人的命很艰苦，可是他们的技艺却是千锤百炼，精益求精的。”



谢汶亨与杨佩华合著的《淡忘中的新加坡传统华族木偶戏》。（谢汶亨提供）



《淡忘中的新加坡传统华族木偶戏》记载本地仅存的兴化提线木偶戏班“新和平”。



杨佩华第三本书用225竹片串成竹卷书，铺开有4.35米长。

为了达到这个完美的效果，印刷工人得一本本地切，也见证印刷业就是一门费心力的手工艺。绘本的装帧设计也给人惊喜：绘本的英文字体由杨佩华设计，拔出书腰发现绘本能双面阅读，正面是中文，反面是英文。

## 送到香港印刷

这些书虽记载本地凋零老行业，但却送到香港印刷。难道本地无人能胜任？杨佩华感慨说，找了本地很多家印刷厂，却碰了很多钉子，本地厂家说印她的

《淡忘中的新加坡传统华族木偶戏》要剪开来看得见里头的乾坤。

书费时耗力，“赚不到钱”。她2014年出版，用图片记录陈氏宗祠、莲山双林寺和天福宫的建筑装饰的书也尝试印出“气味”。她找香氛公司调出寺庙的气味，想掺入墨汁印刷，但这会影响下一批顾客的印刷品，被本地印刷厂家推拒。她说：“唯有这家香港厂，肯破例让我把香氛掺入一桶黑墨汁。”

八年后翻阅这本书，阵阵庙宇气息仍扑鼻而来，让人如置身其中。杨佩华指出，做书的同行得知她的《消失的智慧与传统》是要一本本的切，笑说她的书“会做死人”。正是这种“做死人”的工序，才能体现出越来越少的工匠心血劳力。

杨佩华在做天福宫的书时，

年内访问、拍摄、记录本地福建、兴化、潮州、海南和客家五大方言的提线、布袋、铁枝和杖头四种木偶戏，汇成一本洋洋大观，深入又深情的新加坡木偶史料。

谢汶亨说：“身为新加坡人，我觉得新加坡其实有很多文化。或许我们的文化遗产不是很悠久，但至少都有百多年以上。譬如本地海南杖头木偶戏，在南洋已有100年的历史，保存的木偶文物比中国的更老。”

《淡忘中的新加坡传统华族木偶戏》里写到本地三春隆木偶戏班，把他们的木偶送去海南重新粉刷时，当地一位90几岁的老师傅很讶异，重遇这一组他年轻时看到的木偶。谢汶亨说：“可



搭配《消失的智慧与传统》的绘本能双面阅读，正面是中文，反面是英文。

对里头的灯笼惊为天，登门拜访除了绘制灯笼也是新加坡造纸船的大师杨汉潮师傅。本地仅存的这类手工艺师傅是个小圈子，透过他，杨佩华认识本地藤编、舞狮头、大柱香、门神雕刻、刺绣等行业的高人，造就了她2015年以后的书籍。

她说，要进入老工匠的世界不容易，被赶了很多次，靠两年多的“追求”才让他们卸下心防，接纳她，也传授她和她的学生一些技艺，用来制成烛台、凳子等现代产品。她感叹，跟老工匠成了好友后，也更近距离地见证他们的凋零。“我看到的就是生老病死。”其中一位师傅的得力主将因从高处摔死，加上师傅近年患病，手指已不灵巧，不得不把工厂出售。

## 记录本地五方言木偶戏文化

杨佩华最新一本书是与谢汶亨合著的《淡忘中的新加坡传统华族木偶戏》，花了两年，是一本深入地记录本地现存或已消逝的木偶戏的精装书。

谢汶亨研究本地木偶戏已有15年，看了杨佩华记录老行业的精装书后，敬佩不已，登门要求合作。杨佩华之前只记录手工艺，也能感受本地式微的木偶戏文化的凋零。两人变为战友，两

能因为文化大革命，海南这些比较历史悠久的木偶也消失了。老人家觉得留在南洋的这批木偶，或许是最老的海南木偶之一。”

传统木偶戏跟寺庙的普度和祈福庙会仪式息息相关，随着华人甘榜荡然无存，现代人搬进钢筋水泥的组屋后，木偶戏也渐渐从我们的生活消逝。谢汶亨说：“出这本书的宗旨是想保留很多所谓的非物质，就是木偶师傅的记忆、表演，以及仪式方面的知识和训练，还有一些文物的收藏。因为新加坡的环境非常潮湿，不利于木偶的保存，所以我们希望无论出这本书，还是线上的展览，能让更多后代看到文物和老师傅的记忆。100年后本地木偶戏，可能就没了。”

杨佩华著作在Basheer Graphic Book（百胜楼#04-19）出售，《淡忘中的新加坡传统华族木偶戏》也在海风书屋（seabreezebooks.com.sg）售卖。木偶戏线上展网址：theforgottenheritage.com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观看两位创作者与本地仅存的兴化提线木偶戏班“新和平木偶班”，如何“记艺”和“守艺”。